

關於「通俗」概念的歷史考察

——以1900年代至二十世紀三〇年代韓國為例

姜 鎔 勳^{*}

摘 要

韓語「通俗」具有雙重內涵，這跟英語“popular”及“common”類似。「通俗」有時意味共通（common），有時意味低級（vulgar）。本文除探索「通俗」概念的歷史脈絡及共同性／低俗性的界線外，也全面分析日常使用的「通俗」一詞的用例，及其在文學方面使用的情況，試圖描述「通俗」概念的語義演變。

1900年代左右在韓國媒體出現的「通俗」一詞偶爾使用在教育及語言語境中。到1910年以後，即韓國成為殖民地之後，「通俗」一詞更頻繁地出現在殖民地朝鮮的媒體上。這時，「通俗」跟「演講」緊密結合，表示了聽演講的聽眾類型。此外，「通俗」意味著具有更多人使用的語言或可接近更多人的語言之意。總之，近代初期「通俗」概念蘊涵著讓人民能使用特定階層擁有過的知識及語言之意。

在這時期，除了「通俗演講」以外，也頻繁使用了「通俗小說」、「通俗文學」等。直到1920年代中期，人們認為「通俗文學」與「大眾文學」具有相同的意思。這裡的「通俗」概念表示，大眾的

^{*} 作者現任韓國翰林大學翰林科學院 HK 研究教授。

不完美趣味 (taste)。到 1930 年代後期，隨著新聞業興盛，人們更活躍地討論「通俗性」的基礎。結果，「通俗」被界定為跟大眾具有的常識有關的概念。

解放以後，在日常生活方面，「通俗」主要意味著低級。解放前「通俗」的內涵在解放後轉移到「大眾」面向。這一時期的重要任務就是集結多數人的力量重組社會勢力。因此解放後「大眾」概念比「通俗」更頻繁地被使用，這是因為「大眾」概念可以更緊密地搭配「國民」或「人民」，相比之下「通俗」主要搭配「教育／演講」或「小說／文學」。

南北韓分裂後，即 1950 年，由於純粹文學與大眾文學對立起來，而開啟了重新討論「通俗」的契機。可是，當時的批評家只認為「通俗小說」就是當代的低級小說。他們的說法導致了在文學話語場域中理解「通俗」概念的狹小化。

關鍵詞：通俗、共同性、常識、低級、純粹文學、大眾文學、概念、
解放、人民、國民

A Historical Study On the Changes of “TONG-SOK”

Kang Yong-hoon

Abstract

The Korean word “TONG-SOK” has a twofold meaning. It can stand comparison with the English words “popular” and “common”, but sometimes it means “vulgar.” Tracing the conceptual history of “TONG-SOK” is to identify the boundary between commonness and vulgarity. This study analyzes what Koreans have meant by the word in their daily lives or in literary discourses. The word “TONG-SOK” began to be used frequently since 1910. In those days, the word tended to be combined with “lecture” or “education.” In that case, the word impl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ectures. In addition, it functioned as phraseology that the most people were using and may come up to more people. About that time, the word “TONG-SOK” was used as a prefix to “novel” and “literature” in addition to “lecture.” Then, since the mid-1920s, TONG-SOK literature became a synonym for “popular literature.” The word “TONG-SOK” used herein was to show the public’s common taste. In the late 30s, the word was actively discuss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r culture. During this period, the word stood for “common sense.” After liberation, the word “TONG-SOK” has started to mean “vulgar.” It was because “the mass”

was substituted for the original semantic role of “TONG-SOK.” In 1950, when the conflict between belles-lettres and popular literature gradually emerged, the “TONG-SOK” began to be discussed again. However, critics of those days regarded TONG-SOK novels only as vulgarized novels. Eventually, their discussion narrowed the definition of “TONG-SOK” in the realm of literary production.

Keywords: TONG-SOK, commonness, common sense, mass, vulgar, belles-lettres, popular literature, concept, liberation, people, nation

關於「通俗」概念的歷史考察

——以1900年代至二十世紀三〇年代韓國為例^{*}

姜 鎔 勳

一、通俗的位置，共通與低級的界線

1955年7月4日《京鄉新聞》刊登了以〈通俗與低俗〉為標題的專欄。在專欄裡，作者根據文世榮（1895-1952）所著的《韓國語辭典》¹區分了「通俗」與「低俗」。《韓國語辭典》中「通俗」的意思是「普通世界的風俗」或「適合一般人水平的」，然而「低俗」卻沒有記載在辭典裡。作者在《京鄉新聞》的專欄，把「低俗」定義為「不太高尚」、「癡狂」、「卑賤」。作者強調「通俗」與「低俗」的差異，指出「通俗」是強調「普遍的興趣」或「大眾基礎」的詞語。作者根據《韓國語辭典》的定義，把「通俗」界定為「低俗」的人。也因此，出現了《京鄉新聞》把很多大眾雜誌和報紙上刊登的小說或流行歌曲以及音樂劇視為「賤」或「惡」的情況。

我們從《京鄉新聞》的專欄可以看出當時「通俗」的實際使用方式與官方規定的是不同的。李泰俊在1940年《通俗是甚麼》裡已

^{*} 本研究承蒙韓國政府韓國研究財（NRF-2007-361-AM0001）的經費支持。本文是在“A Historical Study On the Changes of ‘TONG-SOK’,”《大東文化研究》第85號（2014年5月）的基礎上改寫的。

¹ 文世榮：《韓國語辭典》（首爾：三文社，1951年）。

預示了這樣的差異。李泰俊（1904-？）主張，如果沒有通俗，就沒有社會的所有行爲。他指出貶低「通俗性」的小說，將出現把「通俗性」改變爲「低級」的危機。²我們從《京鄉新聞》的專欄可以確認15年前的危機感已變爲現實了。

「通俗」是以意味著連接的「通」字和指稱大眾的「俗」字結合成詞。根據現有的研究，有關「俗」的用語已在二十世紀以前朝鮮王朝社會裡就存在多種使用方式。比如：一、指人類普遍施行的生活文化的「世俗」、「風俗」、「習俗」、「時俗」；二、指平凡或普通的「凡俗」、「俗人」；三、相對於高尚的「低俗」、「俗類」等。³但是，二十世紀以前和1900年代大眾媒體很少使用「通俗」這一詞語。

十九世紀八〇年代以後，雙語辭典⁴登載了「通俗」。「通俗」在Horace Grant Underwood（1859-1916）所著的1925年版《英鮮字典》裡被使用爲翻譯“popular”的一種詞語。⁵1928年金東成（1890-1969）所著的《最新英鮮辭典》，把「通俗」翻譯成“popular”或“common”。⁶從這可以看出，當時「通俗」既意味著現在我們翻譯爲「大眾的」的“popular”，又意味著「共通的」之意的“common”。⁷

² 李泰俊：〈通俗是甚麼〉，《李泰俊文學全集 15-無序錄》（首爾：深泉，1999年），頁78-79。

³ 李炯丘：〈十八世紀有關「時」與「俗」用語的變化及其意義〉，《韓國實學研究》第15期（2008年6月），頁74。

⁴ 有關雙語辭典或雙語辭典功能的研究動向，可參考黃浩德、李相賢：《概念與歷史：近代韓國雙語辭典》（首爾：博文社，2012年）；姜鎔勳：〈關於雙語辭典的研究動向與近代概念詞語的翻譯〉，《概念與溝通》第9期（2012年6月）。

⁵ 《英鮮字典》把“popular”翻譯爲（1）인민의（人民的）／평민의（平民的）（2）민간의（民間的）／통속적（通俗的）（3）민심얻은（獲得民心的）인망있는（有人望的）（4）성행（盛行）하는，유행（流行）하는。黃浩德、李相賢編：《韓國的近代與雙語辭典：影印篇第八卷》（首爾：博文社，2012年）。

⁶ 黃浩德、李相賢編：《韓國的近代與雙語辭典：影印篇第九卷》（首爾：博文社，2012年）。

⁷ 1900年代前後出版的雙語辭典也把「通」與英語“common”，即「共通的」密切地聯繫起來，並且把與「通」有關聯的詞語「通用」翻

根據 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 的分析，英文“popular”與“common”蘊涵著雙重意義。從表示「人民的」、「屬於一般大眾的」的拉丁語“popularis”由來的“Popular”蘊涵著「有人氣」、「廣泛普及」的意思。不過，這一詞語又蘊涵著「低級」、「賤」的意思。從表示「共通的」、「公共的」的拉丁語“communis”由來的“common”也蘊涵著雙重意義。人們把“common”主要使用於指「共有的」、「通常的」。但是，以蔑視為目的使用“common”時，這個詞語也蘊涵著「低級 (vulgar)」的意思。⁸

上述《京鄉新聞》事例和李泰俊所說的話可發現跟英文“popular”和“common”一樣，韓國的「通俗」概念也蘊涵著雙重意義。人們使用「通俗」一詞，有時為了表達「共通的」，有時則指向「低級」。「通俗」概念在「共通 (common)」和「低級 (vulgar)」的疆界裡移動的情況，跟正在流動的當代認識體系——「俗」的概念正在流動有相關性。我們從 James S. Gale (1863-1937) 在 1897 年所編的《韓英辭典》把「俗的 (속되다)」翻譯為「共通 (to be common)」和「低級 (to be vulgar)」，也可以確認這樣的事實。⁹

因此，探究「通俗」概念的意思變化，不但包括考察人們對於

譯為“public”，以及把“common”（法語 *commun*）翻譯為“to be in communication”（法語 *communiquer*）。尤其，1911 年版《英韓字典》（James S. Gale 編）登載了可翻譯為“common”的「普通」，以及與「普通」有關聯的語彙（普通、普通科、普通教育、普通名詞、普通法、普通算術、普通知識、普通訴訟、普通學校）。黃浩德、李相賢編：《韓語的近代與雙語辭典：影印篇第六卷》（首爾：博文社，2012 年）。

⁸ Raymond Williams 著，金成基譯：《關鍵詞》（首爾：民音社，2010 年），頁 98-101、360-363。

⁹ 比 James S. Gale 的辭典早編撰的《韓佛字典》（1880）把「俗」翻譯為「monde（世上）」、「siècle（世俗）」，「paganisme par opposition à la religion catholique（反對天主教的異教徒的態度）」。在 Gale 所編的辭典裡沒有突出對於「俗」的這種解釋。從此我們可以知道《韓佛字典》試圖把與「宗教」世界對立概念的「世俗性 (secularity)」賦予了「俗」字。黃浩德、李相賢編：《韓語的近代與雙語辭典：影印篇第一卷》（首爾：博文社，2012 年）。

「俗」的認識方式的變化過程，而且還包括查明指稱和區分「共通」與「低級」的方式變化。有關「通俗」的現有研究，是根據純藝術與大眾藝術框架進行的——以貶低特定作品藝術價值為目的，使用了「通俗」概念，或利用「通俗」概念突出了大眾藝術的意義與價值。¹⁰

本文除分析日常生活中「通俗」一詞的用法和文學談論裡「通俗」概念的意義外，也分析與「通俗」有關聯的詞語，並深入探討這些詞語與「通俗」的關係，進而審思在考究「通俗」概念的歷史變遷的同時，反觀在把「通俗」界定為「共通」或「低級」的今日，將給我們提供反省的機會。

二、1900 年代前後出現在大眾媒體 和辭典裡的「通俗」

1910 年以前，外國傳教士所編撰的《韓佛字典》（1880），《韓英字典》（1897）記載了有關「俗」的各種詞語。這兩種辭典都記載了「世俗」、「習俗」、「風俗」等關於「俗」的 13 個詞語。¹¹ 但是，這兩種辭典都沒有記載「通俗」一詞，並且 1900 年代的代表性媒體《皇

¹⁰ 2000 年以後發表的研究脫離了那種狹隘的視角，而從寬廣的角度看待「大眾」概念與「通俗」概念。朴憲虎：《殖民地近代性與小說樣式》（首爾：昭明出版社，2004 年）；千政煥：《大眾知識的時代》（首爾：PUREUN 歷史出版社，2008 年）；韓基亨：〈高尙與殖民地——廉想涉小說的通俗與反通俗〉，《大東文化研究》第 82 期（2013 年 6 月）。這些論文涉及了本論文問題意識中的很多部分，但是這些論文的研究目的不是探究「通俗」概念的歷史。

¹¹ 除此之外，《韓佛字典》（1880）與《韓英字典》（1897）都登載了關聯於「俗」的詞語如下：「非僧非俗」、「俗客」、「俗談」、「俗說」、「俗言」、「俗人」、「俗風」、「入鄉循俗」、「脫俗」、「退俗」。這些資料來自於 EunRyoung Lee 等，2009 年，「通過 WEB 看的韓英字典 1.0（<http://corpus.fr.pusan.ac.kr/dicSearch/>）」，著作權委員會第 D-2008-000027-2 號。

城新聞》與《大韓每日申報》也不常用「通俗」一詞。¹² 既然如此，從在這些大眾媒體裡偶爾出現的「通俗」中，我們可以發現將要經歷多次意義變化的「通俗」概念的原型。

① 嗚呼라 凡今有志는如此히 注意하야 古代詩人의 云하는바 黃金時代 (即宇宙大同의 國家) 를 空想치 말고 爲先國民同胞와 共進의 方針을 講究하야 通俗教育 即 普通知識 啟導대 熱心을 注할지이다.¹³

(大意：嗚呼！凡今有志應如此注意。別空想古代詩人所說的黃金時代〔即宇宙大同的國家〕，而首先當與國民同胞講究共進的方針，且把熱心注入於通俗教育，即普通知識的啟導之中。)

② 其理想의 深淺何如 함과 意義의 冷熱何如 함은 姑勿論 하고 「先其製歌의 下字用語에 就하야 壹論컨데 太雅太奧하야 通俗教育에 不適 이 多한지라 每每春秋期各學校大運動時에 國旗를 揭하며 隊伍를 整하고 歸路並唱하는 歌聲이 作하매 一般市井閭巷의 人民도 耳를 傾하야 詳聽하지마은 (中略)¹⁴

(大意：先不用談其理想的深淺何如與意義的冷熱何如。因爲歌詞太雅太奧，不適合於通俗教育。每每春秋期，各個學校開運動會時要揭國旗，整頓隊伍後，歸路並唱歌聲，但一般市井閭巷的人民傾耳詳聽才能聽明白。)

¹² 1898年創刊的《皇城新聞》係在大韓帝國期間新儒學者積極參與的大眾媒體之一。這媒體與光武政權有非常密切的關係。而發行《大韓每日申報》的1904至1910年，「日本正式干預大韓帝國內政，並試圖作合併。」因爲《大韓每日申報》發行人是英國人 Ernest Thomas Bethell，所以《大韓每日申報》從「日本統監府的監視與統制比較自由。」梨花女子大學韓國文化研究院編：《近代啟蒙時期知識的曲折與現實的深化》（首爾：昭明出版社，2007年），頁103、164。

¹³ 〈通俗教育的必要〉，《大韓每日申報》，1908年7月7日。

¹⁴ 〈論學校用歌〉，《大韓每日申報》，1908年7月11日。

從引文①我們可以知道「通俗教育」蘊涵著「普通知識」的意思。專欄的作者為了解決當時面臨的問題提出了方案，首先與國民同胞講究共進的方針，且把熱忱注入於通俗教育即普通知識的啟導之中。「通俗」與「教育」和「普通」結合是與本專欄發表前兩年，即1906年統監府公布「普通學校令」的事件有密切聯繫的。據李基勳研究顯示，隨著「普通學校令」的公布，「普通學校」的名稱首次出現在韓國社會，從而很多官立小學改名為普通學校。¹⁵本專欄所說的「普通知識」，就意味著「普通學校」學生共同水平的知識。

我們從引文②〈論學校用歌〉，也可以得知「通俗」與當時的教育制度有密切關係。這一專欄主要探討學校利用歌曲教學的意義。本專欄的作者批判學校教學的歌曲太雅太奧，他認為太雅太奧的歌曲不適合「通俗教育」。作者所說的「通俗」，具有與「雅」和「奧」對立的概念。在本專欄的最後部分，作者又批評了學校教學的歌曲偏重雅語而排斥俗語的情況。本專欄把「通俗教育」聯繫到「俗語」，即世俗裡使用的語言。¹⁶

十九世紀後半期到二十世紀初期，在中國和日本「通俗」一詞也與表示語言或文字的詞語結合使用。這時，「通俗文」持有與「古文」或「雅文」對立的概念。我們在福澤諭吉（1835-1901）寫給參與《漢城旬報》制作的井上角五郎（1860-1938）的書信裡，也能找到持有這種概念的「通俗」用例。福澤諭吉在書信中說：「通俗文的力量才能排斥古論」，並主張新聞媒體的文章應該植根於通俗文。¹⁷

¹⁵ 李基勳：〈殖民地學校空間的形成與變化〉，《歷史問題研究》第17期（2007年4月）。

¹⁶ 《皇城新聞》裡也可發現把「通俗」聯繫到「教育」的用例：「學部次官 倭遜一氏が各公立學校에 通牒하되 通俗教育上에 參考하기爲하야 地方流行의 俚諺과 童謠等을 查察할 必要가 有하니 期圖細披하야 來九月十五日內 로 報來이되 左記區別을 依하야 無或 疎漏케 하라 하얏는데」。〈俚諺童謠查察〉，《皇城新聞》，1908年6月18日。

¹⁷ 《福澤諭吉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59年），第17卷，頁615-616。原文的翻譯和解釋引用自黃浩德：《近代 NATION 與其標志》（首爾：昭

五四運動時期，中國《新青年》團體所提倡的「通俗的社會文學」的核心要素，也是被稱為「通俗小說」的白話小說所用的文體，即俗語體。¹⁸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得知，1900年代大眾媒體中的「通俗」一詞偶爾與教育和語言問題有關聯。這種用例與在日本、中國以及其他東亞社會裡使用的「通俗」一詞含義類似。1910年韓國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之後，「通俗」一詞開始頻繁出現在殖民地朝鮮的媒體上。

三、殖民地朝鮮與「通俗」概念的使用變化

(一)「通俗演講」時代：日常知識的擴散與聽眾的性質

《大韓每日申報》變為朝鮮總督府機關報的《每日申報》之後，二十世紀一〇年代「通俗演講」被使用在報紙標題裡的次數超過10次以上。如果把類似的詞語「通俗講話」也加起來，使用的次數增加不少。有關「通俗演講」的報導實例如下：

① 仁川公立普通學校長原田佐一郎氏와官立實業學校監高山經慶氏等이發起하여 朝鮮人에 대한 社會教育을 普及할 目的으로 通俗講演會를 開催하기로 提唱함이¹⁹

(大意：仁川公立普通學校長原田佐一郎氏和官立實業學校監高山經慶氏等，發起提倡以對朝鮮人普及社會教育為目的開通

明出版社，2005年），頁306-307。我們在坪內逍遙（1859-1935）所著的《小說神髓》裡也能找到類似的用例。坪內逍遙（1859-1935）在《小說神髓》裡區分了「雅文體」和「俗文體」，然後把「俗文體」界定為「使用通俗的語言直接寫成文章。」坪內逍遙著，鄭炳浩譯：《小說神髓》（首爾：高麗大學出版部，2007年），頁123。

¹⁸ 陳獨秀等著，金秀妍編譯：《新青年的新文學論》（首爾：hangilsa，2012年）。

¹⁹ 〈仁川的通俗演講會〉，《每日申報》，1911年11月29日。

俗講演會。)

② 京畿道各地普通學校에서 交互開催中인幻燈應用通俗講話會는各地가 共히約五六百以上の入場者로頗히 盛況을極하앗는데²⁰

(大意：京畿道各地普通學校交互開的幻燈應用通俗講話會都非常盛況。各地的入場者共有約五六百以上。)

③ 서대문밖경구교에잇는 경성여자공립보통학교 〈京城女子公立普通學校〉에서는 여자교육을진흥하기위하야오는 이십일일(음력이월구일) 오후한시부터교육에통속강연회를개최하고일반부인의구경오기를바란다는데²¹

(大意：〈京城女子公立普通學校〉將在21號下午1點，以振興女性教育爲目的，開通俗講演會。希望一般夫人積極參與。)

如上所述，《每日申報》刊登了有關漢城（首爾）、仁川、論山、平壤等全國各地舉辦的各種演講會消息。作爲講演者的身分參與演講會的有公立學校日本人校長和總督府學務局以及總督府議員等當代統治勢力。各個報導都提供了演講會的參與人數。演講會把學校設施定爲能接納聽眾的機關。

那麼，這種演講會考慮的聽眾究竟是誰呢？並且，演講會的主題到底是甚麼呢？按照筆者在上面引用的報導，被定爲潛在的聽眾是「朝鮮人」、「一般夫人」等。他們的共通點是他們都不屬於舉辦演講會的普通學校機關。根據現有研究，1911年8月總督府公布了第一次朝鮮教育令，而構築了以「4年制普通學校和教育普通學校爲重點

²⁰ 〈通俗講話會狀況〉，《每日申報》，1914年4月15日。

²¹ 〈女子公普校的通俗講演會〉，《每日申報》，1918年3月19日。

的教育制度」。但是，因為總督府限定了普通學校的數量，所以朝鮮人在普通學校上學的比率達不到百分之十。²²

通俗演講會考慮的聽眾是很多無法進入普通學校的朝鮮人，即在官方教育體制外面的人。通俗演講會為了讓他們了解電器、貨幣等有關近代文明的知識，以「牛奶和豆腐的成分比較」，「壽命延長的祕訣」等日常知識作為演講會的主題。這時，被放在「演講會」前面的「通俗」顯示出演講會所考慮的聽眾共同的特徵和演講會所標誌的演講性質。²³ 殖民地權力以各種日常知識為媒介，試圖靠近無法進入官方教育體制內的朝鮮人。

這種「靠近」的內幕裡，也蘊含著用與警察權力不同的方式來控制殖民地日常生活的意圖。如以「壽命延長的祕訣」為主題舉辦的演講會，又掛了「朝鮮人娛樂禁止事項」的主題，²⁴ 藉此可以推論出「靠近」的內幕裡存在著另外的意圖。

（二）共通的知識與世俗的語法

當然，「通俗演講會」的宗旨，以及演講會試圖接近的聽眾不只為殖民地權力所控制。我們在二十世紀二〇年代代表性大眾媒體《開闢》和《東亞日報》裡看到了不同的「通俗演講會」。二十世紀一〇年代《每日申報》的報導都簡單介紹了關於進行「通俗演講」的內

²² 駒込武著，吳成哲等譯：《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朝鮮、臺灣、滿洲、中國佔領地殖民教育》（首爾：歷史批評社，2008年），頁126、137。

²³ 相反，「風俗」被界定為改良的對象。有時，由於「風俗」持有社會實體，而被殖民地統治權力界定為控制的對象。權明娥研究認為，1910年代人們使用了「風俗警察」這一詞語。風俗警察的工作主要是控制地方社會本土的生活方式和與性關聯的營業以及賭博。權明娥：《淫亂與革命》，首爾：書世界，2013年，頁32。1938年文世榮所編撰的《朝鮮語辭典》編入了意為控制「風俗」主體的「風俗警察」詞條，這表明風俗警察對殖民地朝鮮人的日常生活行使了強大的影響力。文世榮：《朝鮮語辭典》（首爾：朝鮮語辭典刊行會，1938年），頁1510。

²⁴ 〈在長安〉，《每日申報》，1917年1月21日。

容，而沒有深入介紹企劃演講的原因或意圖。而有關「通俗演講」的問題意識卻正式出現在《開闢》和《東亞日報》上。

在《開闢》刊登的金起田（1894-1948）的〈關於農村改善的圖案〉文章中，把「學校教育」與「通俗教育」歸類為不同範疇。他認為「通俗演講」是「通俗教育」的一種類型。金起田主張「通俗教育」的對象應當從普通學校擴大到無法受私塾教育的農村父母和姊妹，強調「通俗教育」的領域應當擴大到改善壞習慣的教育。申湜（生卒年不詳）的文章裡也出現了與此類似的主張。他也主張為了科學與藝術的通俗化，應該設立教養機關，並展開文化運動。

① 오즉사회적교육즉통속적교육을행할외에 他道가無할것이외다. 그리고이통속교육은다못한아버지어머니에게 필수할것이아니라우리의언니누이님에게도 가티필요할지니 是는都會에在하야는언니누이님便은대개 相當 教育을受하앗다할수잇스나농촌에在하야는아즉그러치못한 故이외다.²⁵

（大意：我們除了施行社會教育，即通俗教育以外，沒有別的辦法。不但沒有受過教育的父母需要這通俗教育，而且我們的姊妹也需要。因為都市裡的姊妹大部分都受過教育，但在農村的姊妹就不那樣。）

② 먼저 吾人에게산 藝術의교육, 산 藝術의교양을주는이외에는아모방법도수단도없다. 그러나창조력은인위로발달시킬수없는것이다. 他動的으로출현하는것이아니오자동적으로발현하는것이다. 그러나그도반듯이예술의통속화하고구체화하고일반화한그날에야 個中에서위대한 天才의창조력이발현될것이다.²⁶

²⁵ 金起田：〈關於農村改善的圖案〉，《開闢》第6期，1920年12月，頁16。

²⁶ 申湜：〈文化的發展及其運動與新文明〉，《開闢》第14期，1921年8月，頁28。

(大意：除了傳授活生生的藝術教育和活生生的藝術教養以外，沒有別的辦法。無法人為地提高創新能力，因為那不是被動出現的，而是自動發現的。但是藝術通俗化、具體化、一般化之後，才能在部分人當中發現天才的創新能力。)

掌握近代知識的先驅者對沒有掌握知識的人進行啟蒙是他們議論的核心，既然如此，他們想要超越掌握知識的和沒有掌握知識的人之間的分界線，而試圖要尋找兩者之間共同的分母。這也是他們議論的意義所在。實際上，申湜認為「共通的、普遍的、民眾的、理想的總合體的表現」是文化的必要條件。這時，放在「教育」前面的「通俗」或「通俗化」，是象徵他們想要建構「共通的知識」問題意識的出發點。

並且，跟「演講」或「教育」結合的「通俗」，不但顯示了聽眾的性質，而且還顯示了演講者所要使用的語法。這一時期，「通俗」意味著更多人使用的語言或可接近更多人的語言。例如，《開闢》第56號〈餘言〉裡說：「根據讀者要求，為了讓所有讀者都能看懂，文章寫得通俗平易。」同樣的媒體裡反覆出現像「關於音樂的通俗講話」、「通俗平易地記錄」這樣的言詞。²⁷

二十世紀一〇年代重點文章教本《時文讀本》和《每日申報》的有獎文藝徵文報導中出現了與「通俗」相關的談話或語法，即口語和文字的使用方式。《時文讀本》裡有「這本書的用語以通俗為主」²⁸這樣的表述。1919年《每日申報》報紙連載小說有獎徵文消息特別指出注意事項：「避免難解的熟語，要求最通俗的純朝鮮語作稿」。²⁹這裡的「通俗」意味著「世俗」的人所廣泛通用的語言。也就是說，蘊

²⁷ 廉想涉(1897-1964)也在《開闢》刊登的〈個性與藝術〉(《開闢》第22期，1922年4月)說：「雖然『個性問題』應該通過學術研究，但是筆者在這把『個性問題』看作是『一般的常識問題』，而用『通俗的』形式敘述。這裡的『通俗』意味著廉想涉在〈個性與藝術〉裡進行的談話形式本身。」

²⁸ 崔南善著，具滋晃、文惠允編：《時文讀本》(首爾：庚辰文化，2009年)。

²⁹ 《每日申報》，1919年5月29日。

涵著要脫離漢文體，力求實現朝鮮語文體的意思。

「通俗演講」用例給出的「通俗」的意思，與最早朝鮮語辭典，即文世榮所編撰的《朝鮮語辭典》（1938）裡的定義是一致的。文世榮先把「通俗」定義為「一般世界的風俗」，「所有世界廣泛通用的」。接著還收錄了「通俗文」一詞，並解釋為「所有的人容易理解的文體和按那種文體寫的文字（文章）」。³⁰ 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後期，「通俗」的意思通過這種方式開始制度化。像我們在本文的前面引用的《京鄉新聞》的專欄〈通俗與低俗〉所示，被文世榮定義的「通俗」概念在二十世紀五〇年代初韓國的公論場（Public Sphere）行使了影響力。

（三）被區分的大眾與「通俗」概念的專有

當然，二十世紀一〇年代至二〇年代初期「通俗」的用例不只是「通俗演講」和「通俗教育」。尤其，金東仁（1900-1951）、朴鍾和（1901-1981）等參與「創作與批評」活動的文人的文章裡頻繁出現「通俗小說」這一詞語。³¹ 金東仁把「通俗小說」看作是吸引讀者只含卑鄙的諂媚思想的低級小說。朴鍾和也指出「人們說新聞（報紙）小說應該既通俗又有滋味，但這都是不懂藝術真意的人的話語。」在他們的談論裡，「通俗小說」是跟「真藝術」或「真正的藝術」對立的，並且「通俗」是跟「低級」，「滋味」有關聯的。

二十世紀二〇年代中期以後，人們開始把「通俗小說」或「通俗文學」當作「大眾小說」、「大眾文學」。1934年青年朝鮮社出版的《新語詞典》³² 收錄了「大眾文學」，並把「大眾文學」解釋為「指

³⁰ 文世榮：《朝鮮語辭典》（首爾：朝鮮語辭典刊行會，1938年）。

³¹ 金東仁：〈對於小說朝鮮人的思想〉，《學之光》第18期，1919年8月；朴月灘：〈追憶文壇的一年，而概評現狀與作品〉，《開闢》第31期，1923年1月。

³² 翰林科學院編：《韓國近代新語辭典》（首爾：sunin，2010年）。

通俗文學」。同樣的辭典裡，「大眾」定義為「被統治階級」，即無產階級。從中可以看出「大眾」和「大眾文學」的「大眾」所指對象並不完全相同。要想查明「大眾」和「大眾文學」裡「大眾」的概念出現分歧的過程，以及混用「通俗」和「大眾」的過程，首先需要查看二十世紀二〇年代「大眾」概念的用例。

據許洙研究，1920年至1925年期間，「大眾」一詞的使用與「社會運動」的變化模式有著緊密聯繫。這一時期，社會主義者想以無產大眾來代替原來的「民眾」概念。而1926年至1933年期間，同時出現了跟「社會運動」關聯的「大眾」用例和跟「大眾文化」關聯的「大眾」用例。³³ 二十世紀二〇年代中後期，著名評論家金起田的文章表露出了這種「大眾」概念的用例變化，及顯示出了「大眾」概念和「通俗」的關聯性。

金基鎮（1903-1985）在〈今日的文學，明日的文學〉裡提倡「專業文學應該與擁有歷史必然的無產大眾握手而前進。」³⁴ 這裡的「大眾」與「無產」結合，指的是被統治階級或無產階級。1927年《東亞日報》連載的〈欣賞——關於若干問題〉（1927年12月10-15日）中可以發現「大眾」概念定義的變化。這篇文章裡，金起田強調了從讀者的角度看無產階級文學並理解大眾而統治的重要性。在這種認識下出現了〈文藝時代觀：短篇——通俗小說小考〉（《朝鮮日報》，1928年11月9-20日）這樣的文章。文中金基鎮頻繁地使用了「讀者大眾」和「讀書大眾」。

(1) 마르크스주의문예는무엇보다첫째독자대중을불잡지않으
면아니된다. 이의미에있어서마르크스주의문예가의통속소설
로의진진은필요하다.

³³ 許洙：〈二十世紀二〇和三〇年代殖民地知識分子的「大眾」認識〉，《歷史與現實》第77期（2010年9月）。

³⁴ 金基鎮：〈今日的文學，明日的文學〉，《開闢》第44期，1924年2月。

(大意：馬克思主義文藝首先不得不拉攏讀者大眾。從這意義上，馬克思主義文藝家需要前進於通俗小說。)

(2) 이미 말한 바와 같이 우리들의 문예는 독서 대중을 저들의 의식과 취미로부터 격리하는 것이 그 임무의 하나이다. 그리하여 이 임무를 수행하려면 독서 대중에게 우리들의 작품이 들어 가야만 할 것이 선행요건이다. 그렇게 하자면 작품의 보급·배부와 선전의 힘도 필요할 것은 물론이러니와, 작품 자체가 그들을 끄는 힘이 있어야 할 것은 그보다 더 “물론” 이어야 한다. 그러면 힘은 어떻게 하면 생기는 걸까? 여기서 비로소 현재 대중의 기호로 우리들의 작품을 가지고 강하하지 않으면 안 될 직접 문제가 출발한다. 그들의 기호에 조금이라도 영합되는 점이 없으면 작품이 작품으로서 그들을 끄는 힘이란 있을 수 없다. 그러면 우리의 작품은 현재의 대중의 통속작품에 대한 기호를 분석하고 그것을 취사하여 우리의 것을 만들지 않으면 안 된다.³⁵

(大意：如上所述，讓讀書大眾遠離現有的意識（思想）和趣味就是我們文藝的任務之一。要執行這一任務，首先我們的作品要進入讀書大眾。為此，不但需要作品的普及和配送以及宣傳的力量，而且作品本身應該擁有吸引力。那麼，吸引力是怎麼來的？我們應該拿大眾的嗜好強化我們的作品。如果作品不符合他們的嗜好，作品就沒有吸引他們的力量。那麼，我們先分析當代大眾對於通俗作品的嗜好，進行取捨後，應該作出我們自己的作品。)

從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到，金基鎮把「讀者大眾」、「讀書大眾」定為分析的重點時，作為修飾語的「無產」，即「大眾」的階級地位概

³⁵ 金基鎮：〈文藝時代觀：短篇——通俗小說小考〉，《金八峰文學全集 I：理論與批評》（首爾：文學與知性社，1988年），頁120-122。

念就不突出。代替階級地位概念的用語就是「趣味」、「嗜好」。

Raymond Williams 在《關鍵詞》裡簡單介紹了“masses”概念的歷史演變。“masses”有兩層涵意，以這兩層涵意可以區分“masses”和“mass”。其中一個是意味著既無知又不完全的，並且人數多（群眾）的「大眾」，另一個是意味著能動的或潛在的社會勢力的大眾。³⁶ 金基鎮大部分都側重於第二個涵意，即作為社會勢力的「大眾」，展開議論。但是要突出「讀者大眾」、「讀書大眾」時，他的用法就非常奇妙地轉移到 Raymond Williams 所說的第一層涵意之中。這一點在金基鎮主張「讓讀書大眾遠離他們現有的趣味是專業文藝的任務之一」部分，明確地顯示出來。

對金基鎮來說，「通俗」或「通俗小說」是與「大眾」概念的第一個涵意呼應的。而他把「通俗」或「通俗小說」作為要顯示出大眾所有的既一般又不完全的嗜好概念來使用。他認為可統治當代大眾嗜好的通俗小說就是「使一般讀者感興趣，且給普通人感動」³⁷ 的小說。

金基鎮在〈大眾小說論〉也把「大眾」定義為「勞動者和農民」。但是他探討「大眾小說」問題時說：「我們應該重視勞動者和農民的問題，即他們的生活問題、教養問題、趣味問題、意識問題。」³⁸ 如上所述，金基鎮所說的「大眾小說」裡的「大眾」不是指階級關係的社會勢力，而是指持有特定的趣味而生活的群眾。

金基鎮主張，在朝鮮只有「藝術小說」和「通俗小說」等詞語，從來沒有人使用過「大眾小說」這一詞語。實際上，通過二十世紀二〇年代《東亞日報》可以確認，在金基鎮提出「大眾讀者」問題的1927年才出現「大眾文學」和「大眾小說」等詞語。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廉想涉的主張。他在〈小說與民眾——〈朝鮮與文藝、文藝與

³⁶ Raymond Williams 著，金成基譯：《關鍵詞》，頁295。

³⁷ 金基鎮：〈文藝時代觀：短篇——通俗小說小考〉，頁117。

³⁸ 金基鎮：〈大眾小說論〉，《東亞日報》，1924年4月14-20日。

民眾〉的續論》說：「所謂通俗小說，即大眾文藝」。³⁹ 其實，從這一時期開始，「通俗小說」與「大眾小說」或「大眾文藝」等詞語被並用。

二十世紀二〇年代後期，金基鎮把「大眾小說」歸屬於新詞，而區分了「大眾小說」和「通俗小說」。但是他闡述「大眾小說的特徵」時，再次使用了「通俗」概念。金基鎮專有的「通俗」概念起源於把小說的讀者區分為「普通讀者」與「教養讀者」的〈文藝時代觀：短篇——通俗小說小考〉。這種方式在〈大眾小說論〉演變為按照教養程度區分大眾的方式。⁴⁰

프롤레타리아소설은물론전대중의것이되어야한다. 그러나대중중에는일반적교양의차이(문자또는기타상식의차이)와특수한교양의차이(문예적취미와계급적의식의차이)로말미암아그정도에의하여상층과하층을스스로구별할수있다. 보통학교를졸업하였든지혹은중등학교까지다니다가중도에그만두었다든지또는학교교육은받은일이없으나자학(自學)으로그만한 ①지식을가진노동자나농민은가자에그하면“각”인줄이나아는또는낫놓고그자도모르는노동자와비교하면훨씬상위에있다. 따라서그들은 ②문예적취미도진보되었고계급의식이란말도이해하는것이보통이다. 그러므로모든프롤레타리아소설을교양정도의하층에있는대중이볼수있고이해할수있고흥미를붙일만하게짓는다면교양정도의상층에있는대중에게적당치않다. 그리고이상층에속하는대중에게적당하도록짓는것이면그보다더수많은하층에속하는대중이도저히가까이오지못한

³⁹ 廉想涉：〈小說與民眾——〈朝鮮與文藝、文藝與民眾〉的續論〉，《東亞日報》，1928年5月27日-6月3日。

⁴⁰ 分析金基鎮的部分參考了姜鎔勳：《批判式寫作的系譜：韓國近代文藝批評的形成與分化》（首爾：昭明出版社，2013年），頁257-264。筆者按照「通俗」概念重新建構了內容。

다. 종래의 프롤레타리아 소설이 즉이가까이오지못하던 소설이다. 그러므로, 프롤레타리아 소설은 대중의 교양 정도의 증하에 의하여 필연적으로 두개의 방법을 취하게 된다.

이것이 대중 소설이 따로 필요한 이유이다.

그러면 이 두개의 프롤레타리아 소설은 여하한 관계에 있을 것인가? 그것은 프롤레타리아 계급을 위하여 제작되는 것임에 있어서 그 이데올로기에 있어서 그 목적과 정신에 있어서 동일하다. 다만 종래의 프롤레타리아 소설은 제재와 문장이 고등하고 논리적이어서 아무관할 것이고 대중 소설은 제재와 문장이 평범하고 통속적이어서 아무관할 것이고 논리적이어서는 적당치 못할 것이다.⁴¹

(大意：無產階級小說應該屬於大眾，但是我們按照教養的程度把大眾可區分為上層和下層。教養也有兩種，即指文字和其他常識的一般教養，意謂文藝的趣味和階級意識的特殊教養。畢業於普通學校或者中等學校輟學，再或者雖然沒有受過學校教育但是自學而①掌握知識的勞動者和農民，在不認字的勞動者之上。②他們持有比較發達的文藝趣味，並且明白階級意識的內涵。因此，如果無產階級小說的水平程度只達到給教養程度低的大眾看而感興趣，這對教養程度達到上層的大眾來說是不合理的。如果無產階級小說寫得符合屬於上層的大眾看，也許比他們更多的屬於下層的大眾就不得靠近。之前的無產階級小說就是下層大眾不得靠近的這一類。由於大眾教養程度的不同，無產階級小說必然採取了兩種方式。

大眾小說應該分別對待上下兩層大眾。那麼，這兩種無產階級小說的關係如何？這兩者都爲了無產階級制作，而在思想方面，目的和精神是相同的。不過，針對上層勞動者的無產階級小說可以跟之前的無產階級小說一樣，採取高等題材和形而上

⁴¹ 金基鎮：〈大眾小說論〉，《金八峰文學全集 I：理論與批評》，頁 131-132。

學的文章，而大眾小說應該採取平凡的題材和通俗的文章，不應該採取形而上學的文章。

我們從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到，金基鎮按照教養程度區分了大眾。這裡，金基鎮所說的「教養」包涵著文字解讀能力、其他常識、文藝趣味以及階級意識。但是這裡的「階級意識」不意味著「按照階級關係而形成的意識」。我們從上文中的①和②可以看到，金基鎮著重於有無「階級意識」內涵的知識，而不是「階級意識」本身。因此，金基鎮在文章中強調的「教養」最終收斂成「掌握知識的與否」和「發達的趣味」。

金基鎮在〈大眾小說論〉按照教養程度區分為「上層的大眾」和「下層的大眾」，並進行了等級化。等級的界線跟劃分「上層的大眾感興趣的小說」和「下層的大眾可享受的小說」的界線是一致的。按照教養程度區分大眾，就產生了金基鎮的二元大眾小說論的根本動力。

金基鎮區分「無產階級小說」和「大眾小說」，主張無產階級小說可以採取高等題材和形而上學的文章，而大眾小說應該採取平凡的題材和通俗的文章。這時，規定「大眾小說」的「平凡和通俗」與「高等和形而上學」形成了對立關係。結果，在這裡的「通俗」不意味著「被人們廣泛通用的」，而將意味著「不是高等的」或「不是形而上學的」，與「高等和形而上學」形成對立關係的「通俗」，被認為是界定「大眾小說」的主要屬性。

二十世紀三〇年代發表的談論裡出現了按照教養程度或文化程度劃分大眾，然後跟「通俗」進行鏈接的方式。具有代表性的是《東光》第40期（1933年1月）刊載的〈1933年朝鮮文壇的展望〉。文章的作者白鐵（1908-1985）認為1933年資本主義和朝鮮資本主義文化遇到了危機。所以他預測將來說：

대중적잡지의담핑적유출과부르신문의소설란에유리한생로를
발견하기위해야한층더노골적으로에로성과그로성과卑俗성을

그들의 작품의 전적요소로 삼어가게 될 것이다. 그리하여 그들은 그通俗作品을 봉건적이데오로기와 연결시켜, 문화수준이 극히 低下한 대중속에 그근거를 두고 내용의 卑俗、淫猥、遊逸、頹廢의 표현에 의하여 대중을 부르조아적 문화의 분위기가운데 두기 위한 행동을 계속하게 될 것이다.⁴²

[大意：爲了尋找大眾雜誌的出路和有利於資本主義新聞（報紙）的生路，他們赤裸裸地要把色情（煽情）性、奇異風格（荒唐）性和卑俗性作爲他們小說作品的核心要素。於是他們將通俗作品與封建思想連接起來，而植根於文化程度極低的大眾。爲了讓大眾留在資本主義氣氛當中，他們使用卑俗、淫猥、遊逸、頹廢的詞語。他們將繼續這樣做。]

在引文裡，白鐵把通俗作品聯結於文化程度極低的大眾。這個「大眾」是與在同一篇文章裡白鐵關注的「勤勞大眾」，即作爲社會勢力的大眾不同的。但是，在這篇文章白鐵所提出的「通俗」的主要特徵跟金基鎮的截然不同。白鐵認爲通俗的特徵是「色情（煽情）性」、「奇異風格（荒唐）性」和「卑俗性」。這跟金基鎮把李光洙（1892-1950）的小說或古典小說看爲「通俗小說」的代表作品的認識是不同的。當然，這種變化是代表著「通俗性」的文化轉移到二十世紀三〇年代開始繁榮爲大眾文化的一種反映。⁴³

（四）「通俗」的基礎探索與「常識性」的出現

進入1930年後期，大部分的文人對藝術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對立、藝術文化與通俗文化的對立並沒有明顯的認識。對這種對立的認

⁴² 白鐵：〈1933年朝鮮文壇的展望〉，《東光》第40期，1933年1月。

⁴³ 蘇來變等的研究多次表明了二十世紀三〇年代把“Ero”、“Gro”、“Nonsense”界定爲大眾文化的主要屬性。蘇來變：《Ero、Gro、Nonsense——近代刺激的誕生》（首爾：Sallimbooks，2005年）。

識在被載入1936年11月號《三千里》的訪談〈長篇作家會議〉中出現。此次訪談向當時在座的參會者提出了「在創作報紙連載小說時怎樣處理藝術性與通俗性、純粹文學與大眾文學之間的協調性？」的問題。朴鍾和回答說，藝術性與通俗性是很難明確區分的。1920年在《開闢》中全面否定通俗小說價值的朴鍾和在1930年中期也指出「為提升讀者的水準，甚至可以降低自己來讓讀者看得懂。」⁴⁴

這種變化與1930年後期「大眾」概念被重新確立為「世上的多數人」相連接。1938年文世榮編纂而成的韓國最早的辭典《朝鮮語辭典》中，「大眾」被解釋為「世上的很多人」。在這部辭典中還介紹了與大眾相關聯的「大眾化」、「大眾文學」等。此時的「大眾文學」被界定為「受大眾歡迎的簡易文學」。與《新語辭典》（1934）中的「大眾」即「被支配階層」，「大眾文學」即「通俗文學」的釋義不同的是，文世榮的辭典中認為具有「世上的很多人」意義的「大眾」衍生出了「大眾文學」的概念。在這部辭典中，並沒有將大眾與「無產階級」和「被支配階級」聯繫起來。在此時期「無產大眾」的例子漸漸消失的原因，與當時作為積極的社會勢力來規定「大眾」的觀點失去了社會基礎的情況有關。

另外，這個時期關於界定「被認知為大眾文化屬性的『通俗性』」的文章紛紛出現。其原因可以從參與前面提到的《三千里》訪談的韓雪野（1900-？）處得知。韓雪野明確指出「藝術性和通俗性」的調和是報紙連載小說的執筆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當時報紙小說的連載過程中對「大眾性」和「通俗性」的要求有形、無形地存在著。反過來，這種要求又讓當時的作家文人們積極地對「通俗性」是什麼的問題進行了規定。

試圖重新認識「通俗性」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是試圖探索形成「通俗」的基礎，這是以反省新聞業角色的談論形式出現的。以

⁴⁴ 〈長篇作家會議〉，《三千里》八冊，第11號，1936年11月。

往時期關於報紙小說的文章主要針對報紙連載小說的問題進行了批評，但是1930年後期則是對創造這種報紙小說的新聞業進行了探討。金南天的〈朝鮮長篇小說的壹考察——新聞業與文藝的交涉〉（《東亞日報》，1937年10月19-23日），林和（1908-1953）的〈文學與journalism的交涉〉（《四海公論》，1938年6月），安含光的〈journalism和文學的交涉〉（《朝鮮文學》，1939年3月）等是這種探討的代表。這些文章高度評價了新聞業將知識與藝術一般化了的成績。這些文章還對了解新聞業所具有的大眾性特徵作出了努力：

在這裡出現了新聞業的大眾性。雖然這種「大眾」有著棘手的政治性解釋，但筆者並非指那種意義，只是單純指示以常識與通俗為基礎的意義。⁴⁵

如引文所示安含光指出新聞業所具有的大眾性承擔了「常識和通俗」的基礎。在同一文章中安含光指出新聞業又可以引出文藝批評的通俗性，這時的通俗性可以和「常識化」問題進行聯繫。對安含光來說，常識化就是只以現實的標準為根據而展開批評的態度。

第二，1930年後期，與安含光類似，頻繁試圖將「通俗」與「常識」問題相聯繫。連載於《東亞日報》的林和的〈俗文學的抬頭與藝術文學的悲劇〉（1938年11月17-27日）是其中的代表。後來被收入單行本《文化的論理》，題目被改為〈通俗小說論〉。在這篇文章中，林和將1930年後期文化藝術界的情況認定為「俗文學的抬頭」。林和認為環境描寫與作家的自我表現得到適當交涉時小說的藝術意義才可生成。林和覺得1930年後期的藝術小說沒有找到克服「性格與環境的分裂」或「心理小說與世態小說的分裂」的方法，其結果是接受悲劇性命運，借用了「通俗小說」的方式。林和將「通俗小說」的本質與「常識性的」聯繫在一起。

⁴⁵ 安含光：〈journalism和文學的交涉〉，《韓國近代大眾小說批評論》（首爾：太學社，1997年），頁305。

這只是常識性的地方具備了通俗小說的特性，描述是指將所描述的現象理解為更高層次現象的精神的發現；常識是指對現象信以為真的非常積極的意識。因此通俗小說選擇了並非描述的敘述的路，或者說描述從屬於敘述。⁴⁶

林和將「常識」定義為將現象信以為真的積極的意識。林和在「通俗小說」中視為問題的「常識」是「轉換為社會通念的共同感覺」。就像中村雄二郎所強調的「常識（common sense）」中包含了「共同感覺（sensus communis）」。共同感覺是「貫通五感統合的感覺」，共同感覺統合五感的方式被習慣化時，共同感覺便被轉換成社會通念了。借中村雄二郎的觀點來說，林和將成為「社會通念」的常識規定成了通俗性的核心要素。⁴⁷

類似的觀點在安懷南的〈通俗小說的理論探究〉（《文章》，1940年1月）中也可發現。安懷南將「通俗性」和「通俗小說」分開，認為「通俗性」不僅體現在「通俗小說」裡，而且是所有小說的基本原理。在這篇文章中安懷南借用李源朝在「常識文學論」中展開的對「常識」的討論對通俗性進行了界定：

在這種意義上，通俗性即是常識性。常識性所具有的數量的意義與論理的意義，常識性同樣具備。通俗性在該社會和時代中包含了所有人都熟知的數量上的意義和理應如此的論理意義。這種包含對常識來說也是如此。因此通俗性就是社會性，是與佔大多數的大眾相通的基礎。⁴⁸

在引文中安懷南將「通俗」與常識性聯繫在一起。這種常識性的

⁴⁶ 林和：〈通俗小說論〉，《林和文化藝術全集3——文化的論理》（首爾：昭明出版社，2009年），頁323。

⁴⁷ 參見中村雄二郎著，高東昊、梁一模譯：《共同感覺論》（首爾：民音社，2003年），頁17-67。

⁴⁸ 安懷南：〈通俗小說的理論探究〉，《韓國近代大眾小說批評論》（首爾：太學社，1997年），頁85。

意義中的「誰都知道的」、「理應如此的論理」等意義，與殖民地時期「通俗」的辭典定義或日常用法裡的內在意義相一致。早於借李源朝「常識」概念的安懷南，通俗的辭典定義為「可被許多人通用的」，這種定義為文學及藝術中的「通俗性」的定義奠定了基石。

但是安懷南又將對「通俗性」的討論轉換為對「純小說」、「大眾小說」、「通俗小說」劃分等級的討論。安懷南在文章末尾指出純小說提高了「常識的水準」；相反，大眾小說循從常識的水準，通俗小說則是降低了常識的水準。安懷南沒有對當時被通念化的常識是什麼的問題，和哪些類型的常識可以破壞「通念化的常識」等問題進行積極思考，而是以高低級來劃分了純小說和大眾小說（還有通俗小說）。

這種不足是因為安懷南只是借用了李源朝在「常識文化論」中「作為論理的常識」的一部分。李源朝指出「常識的論理意義」是「許多人都知道的事實」，或指對「今後會實現的事實」一無所知或者固執地否認事實發生的「無常識」的人時所產生。這時的「常識」以大部分的人所具有的論理判斷力為依據，具有對否認這種判斷力的社會（的通念）的對抗能力。安懷南的「通俗」沒有充分認識到「常識」所具有的兩面性質（即「作為通念的常識」和「作為顛覆性性質的常識」），而是另外形成「純文學、大眾文學」的二分性質，這是他文章的不足。

四、結論：解放前後韓國的「通俗」概念

在韓國「通俗」像英文“popular”及“common”一樣蘊涵著雙重意義。人們使用「通俗」，有時為了表達「共通的（common）」，有時則是指稱「低級的（vulgar）」。因此，研究「通俗」概念的歷史就是探索「共通（common）」和「低級（vulgar）」的界線。本文分析了日常生活裡「通俗」一詞的用法和文學談論裡「通俗」概念的意義。

1900年代《大韓每日申報》偶爾使用的「通俗」，從1910年韓

日強制合併後才開始頻繁使用。這一時期，頻繁使用的詞語是「通俗演講」和「通俗教育」。這裡的「通俗」顯示出了將要參與演講會的聽眾共通的特徵。並且，「通俗」還意味著更多人使用的語言或可讓更多人接近的語言。近代初期「通俗」概念包涵著讓廣泛的人使用被特定階層擁有的知識和語言的意思。「通俗」概念的這種定義通過各種辭典根深蒂固，而繼續傳承到二十世紀五〇年代。

但是，在有關文學及文化探討的層次上，「通俗」概念經過了多次的變化。最大的變化是二十世紀二〇年代中期，「通俗」開始跟「大眾」概念結合使用。二十世紀二〇年代中期，隨著「大眾」概念的定義範圍擴大，「通俗文學」被認為類似於「大眾文學」。這裡的「通俗」指的是多數的普通人（大眾）已擁有的不完全的嗜好。這一時期，議論者們按照教養程度或文化程度把大眾區分為「上層的大眾」和「下層的大眾」。這裡的「通俗」指的是下層大眾的嗜好，並意味著「不是高等的」或「不是形而上學的」。

基於1900年代至二十世紀二〇年代使用的「通俗」概念，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後期在殖民地朝鮮出現了重新認識「通俗」涵意的兩種面向。第一個面向是探究產生「通俗」的基礎。通過考察新聞業把大眾性質跟「通俗」概念相關聯的談論形式進行了分析。第二個面向是把「通俗」界定為與大眾已擁有的常識（common sense），即共通感覺關聯的詞語。這一時期，辭典裡的「通俗」概念，即「廣泛通用的」被制定為界定文學或藝術的「通俗性」的核心框架。

殖民時期，「通俗」在日常大眾媒體及文學談論裡經常出現了雙重意義。而解放以後，在韓國，「通俗」主要意味著「低級」。殖民時期，「通俗」與「小說／文學」以及「教育／演講」結合使用；解放以後，在新聞媒體裡很少出現像「通俗演講」、「通俗教育」這樣的詞語。主要因為解放以後，「大眾」的涵意替了解放以前「通俗」中所具有的涵意。解放初期，為了社會勢力的重組，韓國社會的當務之急是團結百姓的力量。這種時期，與「國民」或「人民」容易結合的

「大眾」概念的出現頻率比基本上與「教育／演講」或「小說／文學」結合的「通俗」的概念使用頻率高。

南韓和北韓分別成立政府後，1950年隨著突顯「純文學」和「大眾文學」之間的對立，重新開始了「通俗」的議論。但是趙演鉉和白鐵等批評家們認為「通俗小說」是低級化的一種當代小說。因此，他們的談論達不到分析新聞業的屬性，進而分析「通俗」產生基礎的同時，無法把大眾已擁有的「常識」的性質連結於「通俗性」的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後期「通俗」談論的問題意識之上。在趙演鉉和白鐵的議論裡，我們看不到通過重新認識「通俗性」接近當代的共通感覺的意圖。他們的這種局限性導致縮小韓國戰爭以後韓國公論場所討論的「通俗」概念的範圍。1955年像《京鄉新聞》刊登的〈通俗與低俗〉作者所批判的內容一樣，今日很多人認為「通俗」意味著「低俗」或「低級」。

本文通過探究「通俗」概念的意義變化，展現出「通俗」蘊涵著近代初期的成員把共通性賦予了「俗」的世界的期待——想要與共通的人們分享高尚和優雅的世界專有的知識和文化的志向，在知識和文學被特定的制度和階層享有的今日，「通俗」概念蘊涵著的那種「志向性」也給我們提供反省的機會。

徵引書目

《三千里》

《大韓每日申報》

《每日申報》

《京鄉新聞》

《東光》

《東亞日報》

《皇城新聞》

《朝鮮日報》

《開闢》

《學之光》

《서울新聞》

千政煥：《大眾知識的時代》，首爾：PUREUN 歷史出版社，2008 年。

中村雄二郎著，高東昊、梁一模譯：《共同感覺論》，首爾：民音社，2003 年。

文世榮：《韓國語辭典》，首爾：三文社，1951 年。

文世榮：《朝鮮語辭典》，首爾：朝鮮語辭典刊行會，1938 年。

安含光：〈journalism 和文學的交涉〉，《韓國近代大眾小說批評論》，首爾：太學社，1997 年，頁 305。

安懷南：〈通俗小說的理論探究〉，《韓國近代大眾小說批評論》，首爾：太學社，1997 年，頁 85。

朴憲虎：《殖民地近代性與小說樣式》，首爾：昭明出版社，2004 年。

李垌丘：〈十八世紀有關「時」與「俗」用語的變化及其意義〉，《韓國實學研究》第 15 期，2008 年 6 月，頁 65-106。

李泰俊：《李泰俊文學全集 15 ——無序錄》，首爾：深泉，1999 年。

李基勳：〈殖民地學校空間的形成與變化〉，《歷史問題研究》第 17

- 期，2007年4月，頁67-92。
- 坪內逍遙著，鄭炳浩譯：《小說神髓》，首爾：高麗大學出版部，2007年。
- 林和：〈通俗小說論〉，《林和文化藝術全集3——文化的論理》，首爾：召命出版社，2009年，頁323。
- 金基鎮：《金八峰文學全集 I：理論與批評》，首爾：文學與知性社，1988年。
- 姜鎔勳：《批判式寫作的繫譜：韓國近代文藝批評的形成與分化》，首爾：昭明出版社，2013年。
- 姜鎔勳：〈關於雙語辭典的研究動嚮與近代概念詞語的翻譯〉，《概念與溝通》第9期，2012年6月，頁209-229。
- 崔南善著，具滋晃、文惠允編：《時文讀本》，首爾：庚辰文化，2009年。
- 許洙：〈二十世紀二〇和三〇年代殖民地知識分子的「大眾」認識〉，《歷史與現實》第77期，2010年9月，頁321-384。
- 陳獨秀等著，金秀妍編譯：《新青年的新文學論》，首爾：hangilsa，2012年。
- 梨花女子大學韓國文化研究院：《近代啟蒙時期知識的曲折與現實的深化》，首爾：昭明出版社，2007年。
- 黃浩德、李相賢：《概念與歷史：近代韓國雙語辭典》，首爾：博文社，2012年。
- 黃浩德、李相賢編：《韓語的近代與雙語辭典：影印篇》，首爾：博文社，2012年。
- 黃浩德：《近代 NATION 與其標志》，首爾：昭明出版社，2005年。
- 駒込武著，吳成哲等譯：《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朝鮮、臺灣、滿洲、中國占領地殖民教育》，首爾：歷史批評社，2008年。
- 翰林科學院編：《韓國近代新語辭典》，首爾：sunin，2010年。
- 韓基亨：〈高尙與殖民地——廉想涉小說的通俗與反通俗〉，《大東文

化研究》第82期，2013年6月，頁175-208。

蘇來變：《Ero、Gro、Nonsense ——近代刺激的誕生》，首爾：Sallimbooks，2005年。

權明娥：《淫亂與革命》，首爾：書世界，2013年。

EunRyoung Lee 等，2009年，「通過 WEB 看的韓英字典 1.0(<http://corpus.fr.pusan.ac.kr/dicSearch/>)」，著作權委員會第 D-2008-000027-2 號。

Raymond Williams 著，金成基譯：《關鍵詞》，首爾：民音社，2010年。